

冬酿酒之约

明前茶

30年前，一个大北风把人冻得骨头缝酸溜溜的夜晚，在女生宿舍里，刚上大一的小虹莫名其妙掉起了眼泪。作为室友，我们好久都猜不到她的心思：她没有失恋，无机化学实验操作测试是满分，家人没有生病，她的生活费也如期到账了，那究竟在委屈啥？被逼问急了，初次离家的小虹说：“没别的，马上就要冬至了，到处买不到冬酿酒。没有冬酿酒，怎么过节？我爸爸倒是做了冬酿酒，可惜我不在苏州，马上就要准备期末考试，自然没有时间回去过冬至，心里堵得慌……”

原来，做冬酿酒准备过冬至，是江南很多地方的习俗，尤其是老苏州的习俗。小虹爸爸更是酿酒的好手。他在两个多月前就四处搜罗刚刚张开小嘴的桂花，以无比的耐心将桂花去蒂，拣去杂质，洗净，自然风干，以一层桂花、一层白糖的方式来制作桂花蜜。最后在玻璃瓶中倒入一大勺蜂蜜，让腌渍的桂花更为香甜。接着，小虹爸爸将江南特有的圆糯米洗净，上笼蒸熟，过凉白开降温，再加入适量的酒曲搅拌均匀。接着，他会把糯米饭存放到一口陶缸里，中间再挖出一个深酒窝，便于观察酒液发酵渗出的情况。最后，他还要给这口陶缸盖上桧木盖子，穿上厚棉袄，在保温的情况下自然发酵。

一般来说，两天后，掀开盖子，就能闻见酒酿的甜香，见到糯米饭中的深酒窝里，逐渐蓄满了酒液。大约过了五天时间，发酵的糯米会越来越轻，越来越糊，以木勺子轻轻一碰，就会浮动起来，这时，再按照1斤糯米2斤半水的比例兑入凉白开，让米酒继续发酵两天，纯天然的浊酒就酿成了。

接着，小虹的爸爸妈妈会一起动手，将发酵好的酒酿舀入洁净的纱布网兜中，滤下的汁液，一瓶瓶灌装在玻璃瓶中。此时的米酒富含活性酵母，在每个瓶子中加入一勺桂花蜜，可以看到，桂花周围聚集了晶莹的小泡泡，桂花叹息一声，伸起了懒腰，纷纷浮在酒液之上。

从这时开始，小虹爸爸的信，就一封封地来了，除了询问女儿的学业、交友情况，每封信都会说起酒酿到哪一步了，说起两个妹妹对姐姐的思念：

“每朵桂花的周围，还在吐出小泡泡，这说明酒还在继续发酵，如今的

酒精度会高一些，贪嘴多喝，已经会醉人了。不过谁也舍不得现在就开喝。你大妹妹说：等桂花沉底了，冬酿酒才香，那时候，姐姐就回来了。

“终于等到桂花全部沉底，酒液变得有点清澈了，我们又过滤了一次，换了一次瓶。

“酒体变得更澄清了。你小妹妹替每一瓶酒画了酒标。她给冬酿酒起名‘三姐妹酒’。酒标上临摹了丰子恺漫画。‘好是晚来香雨里，担簦亲送绮罗人’，‘小桌呼朋三面坐，留将一面与梅花’，‘人散后，一钩新月天如水’。也许想念可以让酒味变得更醇吧。”

小虹说，冬酿酒黄澄澄的，开瓶一闻，桂花香撩人。平时，老酒只有爸爸和爷爷喝，到了冬至节，女人和娃娃们也喝冬酿酒，那就是稍微有一点酒精度的甜饮料，贪嘴喝多了，也只不过有点微醺感。

没想到，到了冬至节那天下午，小虹爸爸竟然坐着绿皮火车来了。他带着一只大背包，背包里放了自家做的酱鸭、酱肉，还有酥脆晶亮的苏式爆鱼，最重要的是，在背包的底部，他摸出来5瓶冬酿酒。他每摸出来一瓶，我们便赞叹一声——屠家小妹妹的毛笔画临摹得有八分像了！而丰子恺的漫画意境，与父女团圆的亲切，与此刻家常又浪漫的情味，又是多么契合。

小虹爸爸第二天还要上班，他放下满满一包东西，很快就坐夜车回去了，而全宿舍7位同学，立刻分享了屠家父母带来的美味。此时，满月已残，天光尤亮，每个人都把跟家人感情最深的一件事讲了一遍，不知不觉中，晶莹爽口的冬酿酒都喝多了，大家都有了微醺之感，挽手出去散步，在六朝松苍老的枝丫间看到高升的月亮都长出了毛边，同学小梁就建议说：“等咱们毕业了，不管走到多远，冬至节一定要见一次。大家带着自酿的米酒，抛开所有的烦心事。”

这个雄心壮志当然没有立刻实现。毕业了，曲终人散，同学有的去了内蒙山西，有的去了深圳广州，有的远赴美国和新西兰，那时候又没有手机，没有微信，加上每个人都在生活路上狂奔，我们有20年未见。再相见时，是在母校120周年生日的庆典上，大部分人的孩子都已经上大学了。

孩子都独立了，我们的青春岁月已经像辽阔水岸尽头的风景，看上去如此朦胧，气息却是熟稔的。大家相约要亲手酿酒，再次在冬至这天相聚，对着视频镜头举杯，为我们朴素又久长的友谊。幸好，现在哪怕在国外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买得到桂花蜜，买得到江南的圆糯米。而这次，小虹早在国庆节那天，就在微信上分享了80岁爸爸手书的冬酿酒秘方，时间、温度、手法、等待，老人家都用小楷一丝不苟地交代。我一一认真照做，希望能酿出色泽金黄的米酒，凑近闻一下，能感觉到桂花仙子在鼻尖上拂了一下水袖，而青春时光在这一晚，会随着流转的酒香回到心上。



等待 洪昕 摄

此情可待成追忆

冯润青

清晨的洗衣课

我把肥皂一点一点抹到浸泡过的衣服上。手搓洗一遍，又整体揉搓了几道，放进盆里，打算“窝”一会。

一瞬间，感觉这些动作那么熟悉。母亲以前洗衣服时便是这些流程啊。从小跟在母亲身后，许多事便耳濡目染了。母亲先用澡盆浸泡衣服，清早特意烧好热水，一脸盆一脸盆地端出来，倒进稻场前树荫下的澡盆里。隔夜换下来的衣服，随意放在地上。澡盆里水盛够了，母亲拿来板凳和搓衣板，坐到盆前，一件件分拣衣服丢进去。第一批纳入水的是上衣和内衣，搓洗好再浸泡裤子和袜子，最后是抹布之类。所有的衣物都用肥皂抹一遍，搓几遍，揉几道，再放进篮子里“窝”着。母亲说，“窝”过的衣物污渍好清除，也容易清水。

我现在用于泡衣的水也是热的，流程与母亲几乎一分不差。

小时候，喜欢跟母亲一起洗衣服，一边瞅着母亲的动作，一边找小件模仿。那时家边上有一条河，终年流水哗啦，现在没有了。门口地塘下，有两个水池，一个吃用，一个洗涤，现在也没有了。我喜欢玩水，清水中身体和内心有一种洁净和轻盈感，也喜欢衣物水洗后纹理清晰的样子。

母亲洗被子和大件，有一省力妙招。她将桌子擦洗干净，把泡好的大件，铺在桌子上，挨着缝地抹肥皂，反复地一块块搓、刷。母亲清洗后的衣物，特别干净。我喜欢闻母亲晒洗过的衣物，有特别的皂香和太阳的气味，充斥着干爽和稳妥。

火塘前的故事会

一到冬天，浪家山尤其冷。记忆中浪家山冬天的冰凌子长长如同挂面一样悬在屋檐下，白天有太阳时往下滴水，太阳一隐身，它们又重新冻结住。冰凌子越凝越粗。我们不怕冷，拿竹竿敲下冰凌子，当宝剑打仗，当冰

棍吃。

怕冷的是祖父。祖父一到冬天，便会在灶门口烧火塘。

从夏秋开始，祖父开始收集过冬的柴禾。祖父最喜欢挖那些被别人砍伐后的木桩。那时没有环保概念，物尽其用是一部分，最重要的是桩兜经烧，一个大桩兜烧到两三天，小桩兜配一点树棍，也能烧一天。

一个冬天，祖父要烧五六十天的火塘。就像松鼠为了积存过冬的粮食，秋天也是忙碌的。

小雪后，天开始冷，特别是阴雨天，冷得直打吭吭。祖父便架起桩兜，开始烧火了。坐在暖暖的火塘边，祖父不一会儿就朦朦胧胧进入梦里。我们傍晚散学，带着一身的寒气，回到祖父身边，如一群麻雀子，叽叽喳喳。火塘里埋着山芋，或者野栗子，有时是黄豆子，我们总要争夺最大最多的，吵闹不休。祖父早被惊醒了，也由着我们闹。更多时候，我们会缠着祖父讲故事。

火塘前的故事会开始了。祖父说话低沉，语速缓慢，来自民间的种种故事徐徐展开。最有意思的是鬼故事，当听到“夜里，鬼外婆就会吃孩子，把手指当糖果吃，嘎嘣脆。发出响声，惊醒那个小孩，问鬼外婆在吃什么，鬼外婆便说，吃糖果……”，我们又紧张又好奇，带着惊恐，一个个张着大嘴，连最调皮的孩子，也停下闹腾，张惶地望着祖父。祖父一见，便会得意地笑，露出他缺了口的牙齿。火光跳跃，祖父的脸明明灭灭，像一朵盛开的花，每一条皱纹都在活泼泼地跳跃。

每到关键时刻，祖父停下来不说了。孩子们消化了惊慌，一个个又都催促着祖父：“后来呢？后来呢？”后来到底如何，爷爷是不说的，无论如何不说。我们在鬼外婆咀嚼小孩手指嘎嘣脆的余波中，带着各自的惊疑和想象离开祖父的火塘，回去完成作业、吃饭、睡觉。睡觉前还要想一想，鬼外婆最后被发现没？那个小孩怎么样了，会不会也被吃掉？

